

刁雍，字淑和，勃海饶安人也。高祖攸，晋御史中丞。曾祖协，从司马叡渡江，居于京口，位至尚书令。父暢，司马德宗右卫将军。初，暢兄逵以刘裕轻狡薄行，负社钱三万，违时不还，执而徵焉。及裕诛桓玄，以嫌故先诛刁氏。雍为暢故吏所匿，奔姚兴豫州牧姚绍于洛阳，后至长安。雍博览书传，姚兴以雍为太子中庶子。

泰常二年，姚泓灭，与司马休之等归国。上表陈诚，于南境自效。太宗许之，假雍建义将军。雍遂于河济之间招集流散，得五千余人，南阻大口，扰动徐兖，建牙誓众，传檄边境。刘裕遣将李嵩等讨雍，雍斩之于蒙山。于是众至二万，进屯固山。七年三月，雍从弟弥亦率众入京口，规共讨裕。裕遣兵破之。六月，雍又侵裕青州，雍败，乃收散卒保于马耳山。又为裕青州军所逼，遂入大乡山。

八年，太宗南幸鄴，朝于行观。问：“先闻卿家缚刘裕，于卿亲疏？”雍曰：是臣伯父。”太宗笑曰：“刘裕父子当应惮卿。”又谓之曰：“朕先遣叔孙建等攻青州，民尽藏避，城犹未下。彼既素惮卿威，士民又相信服，今欲遣卿助建等，卿宜勉之。”于是假雍镇东将军、青州刺史、东光侯，给五万骑，使别立义军。建先攻东阳，雍至，招集义众，得五千人。遣抚慰郡县，土人尽下，送租供军。是时攻东阳，平其北城三十许步。刘义符青州刺史竺夔于城内凿地道，南下入澠水涧，以为退路。雍谓建曰：“此城已平，宜时入取。不者走尽。”建惧伤兵士，难之。雍曰：“若惧伤官兵者，雍今请将义兵先入。”建不听。夔欲东走，会义符遣其将檀道济等救青州。雍谓建曰：“贼畏官军突骑，以锁连车为函阵。大岨已南，处处狭隘，不得方轨。雍求将义兵五千，要险破之。”建不听，曰：“兵人不宜水土，疫病过半。若相持不休，兵自死尽，何须复战？今不损大军，安全而返，计之上也。”建乃引还。

雍遂镇尹卯自固。又诏令南入，以乱贼境。雍攻克项城。会有敕追令随机立效，雍于是招集譙、梁、彭、沛民五千余家，置二十七营，迁镇济阴。延和二年，立徐州于外黄城，置譙、梁、彭、沛四郡九县，以雍为平南将军、徐州刺史，赐爵东安侯。在镇七年，太延四年，徵还京师，频岁为边民所请。世祖嘉之，真君二年复授使持节、侍中、都督扬豫兖徐四州诸军事、征南将军、徐豫二州刺史。

三年，刘义隆将裴方明寇陷仇池，诏雍与建兴公古弼等十余将讨平之。五年，以本将军为薄骨律镇将。至镇，表曰：

臣蒙宠出镇，奉辞西藩，总统诸军，户口殷广。又总勒戎马，以防不虞，督课诸屯，以为储积。夙夜惟忧，不遑宁处。以今年四月末到镇，时以夏中，不及东作。念彼农夫，虽复布野，官渠乏水，不得广殖。乘前以来，功不充课，兵人口累，率皆饥俭。略加检行，知此土稼穡艰难。

夫欲育民丰国，事须大田。此土乏雨，正以引河为用。观旧渠堰，乃是上古所制，非近代也。富平西南三十里，有艾山，南北二十六里，东西四十五里，凿以通河，似禹旧迹。其两岸作溉田大渠，广十余步，山南引水入此渠中。计昔为之，高于水不过一丈。河水激急，沙土漂流，今日此渠高于河水二丈三尺。又河水浸射，往往崩颓。渠溉高悬，水不得上。虽复诸处按旧引水，水亦难求。今艾山北，河中有洲渚，水分为二。西河狭小，水广百四十步。臣今求入来年正月，于河西高渠之北八里，分河之下五里，平地凿渠，广十五步，深五尺，筑其两岸，令高一丈。北行四十里，还入古高渠，即循高渠而北，复八十里，合百二十里，大有良田。计用四千人，四十日功，渠得成讫。所欲凿新渠口，河下五尺，水不得入。今求从小河东南岸斜断到西北岸，计长二百七十步，广十步，高二丈，绝断小河。二十日功，计得成毕，合计用功六十日。小河之水，尽入新渠，水则充足，溉官私田四万余顷。一旬之间，则水一遍；水凡四溉，谷得成实。官课常充，民亦丰赡。

诏曰：“卿忧国爱民，知欲更引河水，劝课大田。宜便兴立，以克就为功，何必限其日数也。有可以便国利民者，动静以闻。”

七年，雍表曰：“奉诏高平、安定、统万及臣所守四镇，出车五千乘，运屯谷五十万斛付沃野镇，以供军粮。臣镇去沃野八百里，道多深沙，轻车来往，犹以为难。设令载谷，不过二十石，每涉深沙，必致滞陷。又谷在河西，转至沃野，越度大河，计车五千乘，运十万斛，百余日乃得一返，大废生民耕垦之业。车牛艰阻，难可全至，一岁不过二运，五十万斛乃经三年。臣前被诏，有可以便国利民者动静以闻。臣闻郑、白之渠，远引淮海之粟，溯流数千，周

年乃得一至，犹称国有储粮，民用安乐。今求于牵屯山河水之次，造船二百艘，二船为一舫，一船胜谷二千斛。一舫十人，计须千人。臣镇内之兵，率皆习水。一运二十万斛。方舟顺流，五日而至，自沃野牵上，十日还到，合六十日得一返。从三月至九月三返，运送六十万斛。计用人功，轻于车运十倍有余，不费牛力，又不废田。”诏曰：“知欲造船运谷，一冬即成，大省民力，既不费牛，又不废田，甚善。非但一运，自可永以为式。今别下统万镇出兵以供运谷，卿镇可出百兵为船工，岂可专废千人？虽遣船匠，犹须卿指授，未可专主也。诸有益国利民如此者，续复以闻。”

九年，雍表曰：“臣闻安不妄乱，先圣之政也。况绥服之外，带接边城，防守不备，无以御敌者也。臣镇所馆河西，爰在边表，常惧不虞。平地积谷，实难守获。兵人散居，无以依恃。脱有妖奸，必致狼狽。虽欲自固，无以得全。今求造城储谷，置兵备守。镇自建立，更不烦官。又于三时之隙，不令废农。一岁，二岁不讫，三岁必成。立城之年，必在水陆之次。大小高下。量力取办。”诏许之。至十年三月，城讫。诏曰：“卿深思远虑，忧勤尽思，知城已周讫，边境无不虞之忧，千载有永安之固，朕甚嘉焉。即名此城为刁公城，以旌尔功也。”

兴光二年，诏雍还都，拜特进，将军如故。和平六年，表曰：

臣闻有国有家者，莫不礼乐为先。故《乐记》云：礼所以制外，乐所以修内。和气中释，恭敬温文。是以安上治民，莫善于礼；易俗移风，莫善于乐。且于一民一俗，尚须崇而用之，况统御八方，陶钧六合者哉？故帝尧修五礼以明典章，作《咸池》以谐万类；显皇轨于云岱，扬鸿化于介丘。令木石革心，鸟兽率舞。包天地之情，达神明之德。夫感天动神，莫近于礼乐。故大乐与天地同和，大礼与天地同节。和，故百物阜生；节，故报天祭地。礼行于郊。则上下和肃。肃者，礼之情；和者，乐之致。乐至则无怨，礼至则不违。揖让而治天下者，礼乐之谓欤？

唯圣人知礼乐之不可以已，故作乐以应天，制礼以配地。所以承天之道，治人之情。故王者治定制礼，功成作乐。虞夏殷周，易代而起。及周之末，王政陵迟。仲尼伤礼乐之崩亡，痛文武之将坠，自卫返鲁，各得其中。逮乎秦皇，剪弃道术，灰灭典籍，坑烬儒士，盲天下之目，绝象魏之章，《箫韶》来仪，不可复矣。赖大漠之兴，改正朔，易服色，协音乐，制礼仪，正声古礼，粗欲周备。至于孝章，每以三代损益，优劣殊轨，叹其薄德，无以易民视听。博士曹褒睹诏也，知上有制作之意，乃上疏求定诸仪，以为汉礼。终于休废，寝而不行。及魏晋之日，修而不备。

伏惟陛下无为以恭己，使贤以御世，方鸣和鸾以陟岱宗，陪群后以升中岳，而三礼缺于唐辰，象舞替于周日。夫君举必书，古之典也。柴望之礼，帝王盛事。臣今以为有其时而无其礼，有其德而无其乐。史阙封石之文，工绝清颂之飨，良由礼乐不兴，王政有阙所致也。臣闻乐由礼，所以象德；礼由乐，所以防淫。五帝殊时不相沿，三王异世不相袭。事与时并，名与功偕故也。臣识昧儒先，管窥不远，谓宜修礼正乐，以光大圣之治。

诏令公卿集议，会高宗崩，遂寝。

皇兴中，雍与陇西王源贺及中书监高允等并以耆年特见优礼，锡雍几杖，剑履处殿，月致珍羞焉。

雍性宽柔，好尚文典，手不释书，明敏多智。凡所为诗赋颂论并杂文，百有余篇。又泛施爱士，怡静寡欲。笃信佛道，著教诫二十余篇，以训导子孙。太和八年冬卒，年九十五。赐命服一袭，赠帛五百匹，赠仪同三司、冀州刺史、将军如故，谥曰简。

雍长子纂，字奉宗。中书侍郎。早卒。

纂弟遵，字奉国。袭爵。

遵弟绍，字奉世。武骑侍郎、汝阴王天赐凉州征西府司马。

绍弟献，字奉章。秘书郎。

献弟融，字奉业。汝阴太守。

融弟肃，字奉诚。中书博士。

遵少不拘小节，长更修改。太和中，例降为侯。景明中，除相州魏郡太守。还为太尉谥议参军。年七十，志力不衰。尝经笃疾，几死，见神明救免，言是福门之子，当享长年。延昌三年，迁司农少卿。寻拜龙骧将军、洛州刺史。遵招诱有方，萧衍新化太守杜性，新化令杜龙振、平阳令杜台定等，率户三千据地内附。熙平元年七月卒，年七十六。赠平东将军、兖州刺史，谥曰惠侯。有子十三人。

长子楷，字景伯。州举秀才。早卒。

子冲，字文助。在《儒林传》。

楷弟尚，字景胜。本州治中。早卒。

尚弟整，字景智。少有大度，颇涉书史。郡功曹。太和十五年，奉朝请。高祖都洛，亲自临选，除司空法曹参军。

高祖南讨，以广阳王嘉镇荆州，整为嘉外兵参军事。寻转太尉、咸阳王禧外兵参军。景明中，除给事中，领本州中正。寻除尚书左中兵郎中。正始中，萧衍江州刺史王茂先来寇南境，平南将军杨大眼讨之，诏整持节为大眼军司，大破茂先，斩衍辅国将军王花等。永平初，以军功除员外散骑常侍，仍除郎中。延昌三年秋，世宗亲选百官于朝堂，拜右军将军，仍除郎中。寻转骁骑将军。未几，丁父忧。

相州刺史、中山王熙在鄴起兵，将诛元叉等。事败，传首京师，熙之亲故莫敢视。整弟妇即熙姊，遂收其尸藏之，后乃还熙所亲。又闻而致憾，因以熙弟略南走萧衍，诬整将叛，送整与弟宣及子恭等幽系之。赖御史王基、前军检事使魏子建理雪，获免。后自征虏将军出除范阳太守。时已兵乱，整郡获全。去郡之后，寻被陷没。灵太后反政，除安南将军、光禄大夫。元略曾于整坐泣谓黄门王诵、尚书袁翻曰：“刁公收敛我家，卿等宜知。”整以母老，河北丧乱，时整族弟双为西兖州刺史，整遂携家依焉。永安初，拜金紫光禄大夫。二年，兼黄门。元显入洛，用为沧州刺史。庄帝还朝，坐免官。后归乡里。及庄帝杀尔朱荣，就除镇东将军、行沧州事。普泰初，假征东将军、沧冀瀛三州刺史、大都督，将军如前。寻加车骑将军、右光禄大夫。逢本乡贼乱，奉母客于齐州。加卫大将军。天平四年，卒于鄴。赠司空公，谥曰文献。整解音律，轻财好施，交结名胜，声酒自娱。然贪而好色，为议者所贬。

初雍与从弟宝惠俱入国。宝惠，字道明，太祖以为上客。卒，有六子。子连城，为冀州开府掾。

刁氏世有荣禄，而门风不甚修洁，为时所鄙。

雍族孙双，字子山。高祖薨，晋齐郡太守。薨因晋乱居青州之乐安。父道履，皇兴初，除平原太守。至双始还本乡。双少好学，兼涉文史，雅为中山王英所知赏。拜西河太守。

正光初，中山王熙之诛也，熙弟略投命于双，双护之周年。时购略甚切。略乃谓双曰：“我兄弟屠灭已尽，唯我一身漏刃相托。卿虽厚恩，久见容蔽，但事留变生，终恐难保。脱万一发觉，我死分也，无事相累卿。若送吾出境，便是再生之惠，如其不尔，辄欲自裁。”双曰：“人生会有一死，死所难遇耳。今遭知己，视死如归，愿不以为虑。”略后苦求南转，双乃遣从子昌送达江左。灵太后返政，知略因双获免，徵拜光禄大夫。时略姊饶铍公主，刁宣妻也，频诉灵太后，乞徵略还朝廷。乃以徐州所获俘江革、祖恆二人易之。以双与略有旧，乃令至境迎接略。

肃宗末，除西兖州刺史。时贼盗蜂起，州人张桃弓等招聚亡命，公行劫掠。双至境，先遣使谕桃弓，陈示祸福，桃弓即随使归罪，双舍而不问。后有盗发之处，令桃弓追捕，咸悉擒获。于是州境清肃。庄帝初，行济州刺史，以功封曲城乡男。出帝初，迁骠骑大将军、左光禄大夫。兴和三年卒。赠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齐州刺史，谥曰清穆。

王慧龙，自云太原晋阳人，司马德宗尚书仆射愉之孙，散骑侍郎缉之子也。幼聪慧，愉以为诸孙之龙，故名焉。初，刘裕微时，愉不为礼，及得志，愉合家见诛。慧龙年十四，为沙门僧彬所匿。百余日，将慧龙过江，为津人所疑，曰：“行意匆匆彷徨，得非王氏诸子乎？”僧彬曰：“贫道从师有年，止西岸，今暂欲定省，还期无远，此随吾受业者，何至如君言。”既济，遂西上江陵，依叔祖忱故吏荆州前治中习辟疆。时刺史魏咏之卒，辟疆与江陵令罗修、前别驾刘期公、士人王腾等谋举兵，推慧龙为盟主，克日袭州城。而刘裕闻咏之卒，亦惧江陵有变，遣其弟道规为荆州，众遂不果。罗修将慧龙，又与僧彬北诣襄阳。司马德宗雍州刺史鲁宗之资给慧龙，送渡江，遂自虎牢奔于姚兴。其自言也如此。

泰常二年，姚泓灭，慧龙归国。太宗引见与言，慧龙请效力南讨。言终，俯而流涕，天子为之动容。谓曰：“朕方混一车书，席卷吴会，卿情计如此，岂不能相资以众乎？”然亦未之用。后拜洛城镇将，配兵三千人镇金墉。既拜十余日，太宗崩。世祖初即位，咸谓南人不宜委以师旅之任，遂停前授。

初，崔浩弟恬闻慧龙王氏子，以女妻之。浩既婚姻，及见慧龙，曰：“信王家兒也。”王氏世齷鼻，江东谓之齷王。慧龙鼻大，浩曰：“真贵种矣。”数向诸公称其美。司徒长孙嵩闻之，不悦，言于世祖，以其叹服南人，则有讪鄙国化之意。世祖怒，召浩责之。浩免冠陈谢得释。及鲁宗之子轨奔姚兴，后归国，云慧龙是王愉家竖僧彬所通生也。浩虽闻之，以女之故，成赞其族。慧龙由是不调。

久之，除乐安王范傅，领并荆扬三州大中正。慧龙抗表，愿得南垂自效。崔浩固言之，乃

授南蛮校尉、安南大将军左长史。及刘义隆荆州刺史谢晦起兵江陵，引慧龙为援。慧龙督司马卢寿等一万人拔其思陵戍，进围项城。晦败，乃班师。后刘义隆将王玄谟寇滑台，诏假慧龙楚兵将军，与安颀等同讨之。相持五十余日，诸将以贼盛莫敢先，慧龙设奇兵大破之。世祖赐以剑马钱帛，授龙骧将军，赐爵长社侯，拜荥阳太守，仍领长史。在任十年，农战并修，大著声绩。招携边远，归附者万余家，号为善政。

其后，刘义隆将到彦之、檀道济等频顿淮颖，大相侵掠。慧龙力战，屡摧其锋。彦之与友人萧斌书曰：“鲁轨顽钝，马楚粗狂，亡人之中唯王慧龙及韩延之可为深惮。不意儒生懦夫，乃令老子讶之。”刘义隆纵反间，云慧龙自以功高而位不至，欲引寇入边，因执安南大将军司马楚之以叛。世祖闻曰：“此必不然，是齐人忌乐毅耳。”乃赐慧龙玺书曰：“义隆畏将军如虎，欲相中害，朕自知之。风尘之言，想不足介意也。”刘义隆计既不行，复遣刺客吕玄伯，购慧龙首，二百户男、绢一千匹。玄伯伪为反间来，求屏人有所论。慧龙疑之，使人探其怀，有尺刀。玄伯叩头请死。慧龙曰：“各为其主也。吾不忍害此人。”左右皆言义隆贼心未已，不杀玄伯，无以制将来。慧龙曰：“死生有命彼亦安能害我？且吾方以仁义为干卤，又何忧乎刺客？”遂舍之。时人服其宽恕。

慧龙自以遭难流离，常怀忧悴，乃作《祭伍子胥文》以寄意焉。生一男一女，遂绝房室。布衣蔬食，不参吉事。举动必以礼。太子少傅游雅言于朝曰：“慧龙，古之遗孝也。”撰帝王制度十八篇，号曰《国典》。真君元年，拜使持节、宁南将军、虎牢镇都副将。未至镇而卒。临没，谓功曹郑晔曰：“吾羁旅南人，恩非旧结，蒙圣朝殊特之慈，得在疆场效命。誓愿鞭尸吴市，戮坟江阴。不谓婴此重疾，有心莫遂。非唯仰愧国灵，实亦俯惭后土。修短命也，夫复何言？身歿后，乞葬河内州县之东乡，依古墓而不坟，足藏发齿而已。庶魂而有知，犹希结草之报。”时制，南人入国者皆葬桑乾。晔等申遗意，诏许之。赠安南将军、荆州刺史，谥穆侯。吏人及将士共于墓所起佛寺，图慧龙及僧彬象赞之。吕玄伯感全宥之恩，留守墓侧，终身不去。子宝兴袭爵。

宝兴少孤，事母至孝。尚书卢遐妻，崔浩女也。初，宝兴母及遐妻俱孕，浩谓曰：“汝等将来所生，皆我之自出，可指腹为亲。”及婚，浩为撰仪，躬自监视。谓诸客曰：“此家礼事，宜尽其美。”及浩被诛，卢遐后妻，宝兴从母也，缘坐没官。宝兴亦逃辟，未几得出。卢遐妻，时官赐度河镇高车滑骨。宝兴尽卖货产，自出塞赎之以归。州辟治中从事、别驾，举秀才，皆不就。闭门不交人事。袭爵长社侯、龙骧将军。卒，子琮袭爵。

琮，字世珍。高祖赐名焉。太和九年，为典寺令。十六年，降侯为伯。高祖纳其长女为嫔，拜前军将军、并州大中正刺史。有受纳之响，为中尉王显所劾，终得雪免。神龟中，除左将军、兖州刺史。去州归京，多年沉滞。所居在司空刘腾宅西，腾虽势倾朝野，初不侯之。腾既权重，吞并邻宅，增广旧居，唯琮终不肯与。以此久见抑屈。琮女适范阳卢道亮，不听归其夫家。及女卒，哀恸无已。琮仍葬之别所，冢不即塞，常于圻内哭泣。久之乃掩。当时深怪，疑其秽行。加以聋疾，每见道俗，乞丐无已。造次见之，令人笑愕。道逢太保、广平王怀，据鞍抗礼，自言马瘦。怀即以诞马并乘具与之。尝诣尚书令李崇，骑马至其黄阁，见崇子世哲，直问继伯在否。崇趋出，琮乃下。崇俭而好以纸帖衣领，琮晒而掣去之。崇小子青肫，尝盛服。口宠势亦不足恨。领军元叉使奴遗琮马，并留奴。王育闻之，笑曰：“东海之风，于兹坠矣。”孝昌三年，除镇东将军、金紫光禄大夫、中书令，时琮子遵业为黄门郎，故有此授。率，年七十四。赠征北将军、中书监、并州刺史。自慧龙入国，三世一身，至琮始有四子。

长子遵业，风仪清秀，涉历经史。位著作佐郎，与司徒左长史崔鸿同撰《起居注》。迁右军将军，兼散骑常侍，慰劳蠕蠕。乃诣代京，采拾遗文，以补《起居》所缺。与崔光，安丰王延明等参定服章。及光为肃宗讲《孝经》，遵业预讲，延业录义，并应诏作《释奠侍宴诗》。时人语曰：“英英济济，王家兄弟。”转司徒左长史、黄门郎，监典仪注。遵业有誉当时，与中书令陈郡袁翻，尚书琅琊王诵并领黄门郎，号曰三哲。时政归门下，世谓侍中、黄门为小宰相。而遵业从容恬素，若处丘园。尝著穿角履，好事者多毁新履以学之。以胡太后临朝，天下方乱，谋避地，自求徐州。太后曰：“王诵罢幽州始作黄门，卿何乃欲徐州？更待一二年，当有好处分。”遵业兄弟，并交游时俊，乃为当时所美。及尔朱荣入洛，兄弟在父丧中，以于庄帝有从姨兄弟之亲，相率奉迎，俱见害河阴。议者惜其人才，而讥其躁竞。赠并州刺史。著《三晋记》十卷。

遵业子松年，尚书库部郎。

韩延之，字显宗，南阳赭阳人，魏司徒暨之后也。司马德宗平西府录事参军。刘裕率伐司马休之，未至江陵，密使与延之书招之。延之报曰：“闻亲率戎马，远履西畿，闔境士庶，莫

不怪骇。何者？莫知师出之名故也。司马平西体国忠贞，款爱待物，当于古人中求耳。刘裕足下，海内之人谁不见足下此心，而复欲欺诳国士，天地所不容，在彼不在此矣。今伐人之君，啖人以利，真可谓处怀期物，自有由来者矣。以平西之至德，宁无授命之臣乎？假令天长丧乱，九流浑浊，当与臧洪游于地下，不复多言。”裕得书叹息，以示诸佐曰：“事人当应如此。”刘裕父名翹，字显宗，于是延之字显宗，名子为翹，盖示不臣刘氏也。后奔姚兴。泰常二年，与司马文思来入国，以延之为虎牢镇将，爵鲁阳侯。初延之曾来往柏谷坞，省鲁宗之墓，有终焉之志。因谓子孙云：“河洛三代所都，必有治于此者。我死不劳向北代葬也。即可就此。”及卒，子从其言，遂葬于宗之墓次。延之死后五十余年而高祖徙都，其孙即居于墓北柏谷坞。

延之前妻罗氏生子措，措随父入国。又以淮南王女妻延之，生道仁。措推道仁为嫡，袭父爵，位至殿中尚书。进爵西平公。

袁式，字季祖，陈郡阳夏人，汉司徒滂之后。父渊，司马昌明侍中。式在南，历武陵王遵谿议参军。与司马文思等归姚兴。泰常二年归国，为上客，赐爵阳夏子。与司徒崔浩一面，便尽国士之交。是时，朝仪典章，悉出于浩。浩以式博于古事，每所草创，恆顾访之。性长者，虽羁旅飘泊，而清贫守度，不失士节，时人甚敬重之，皆呼曰袁谿议。延和二年，卫大将军、乐安王范为雍州刺史，诏式与中书侍郎高允俱为从事中郎，辞而获免。式沉靖乐道，周览书传，至于诂训、《仓》、《雅》、偏所留怀。作《字释》，未就。以天安二年卒。赠豫州刺史，谥肃侯。

子济，袭。位魏郡太守，政有清称，加宁远将军。子侄遂居颍川之阳夏。

史臣曰：刁雍才识恢远，著声立事，礼遇优隆，世有人爵堂构之义也。王慧龙援难自归，颇历夷险，抚从督众，见惮严敌。世珍宝有令子，克播家声。韩延之报书刘裕，国体在焉。袁式赞礼仪崔浩，时称长者，一时有称，信为美哉。